

15-11

● 苗强
● 韦尔乔
画诗

HEAVY SLEEP

沉重的睡眠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沉 · 重 · 的 · 睡 · 眠

HEAVY SLEEP

韦尔乔 画

苗 强 诗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沉重的睡眠 / 韦尔乔等编绘.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02.1

ISBN 7-5318-0994-X

I. 沉… II. 韦… III. ①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VI. ①J228.2②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4426 号

沉重的睡眠

CHENZHONGDESHUIMIAN

绘 画 / 韦尔乔

诗 歌 / 苗 强

责任编辑 / 金横林 孙锡久

装帧设计 / 咸泽寿

文字审定 / 陈 澈

电脑制作 / 杨 杨 马 媛

出版发行 /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 225 号)

制 版 / 黑龙江龙美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787 × 1092 mm 1/20

印 张 /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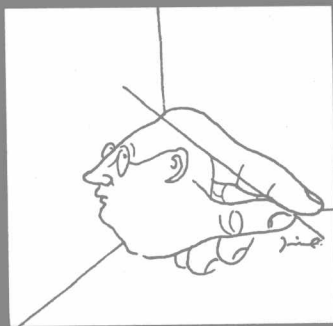
版 次 /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5000 册

书 号 / ISBN 7-5318-0994-X/J · 995

定 价 / 26.00 元



韦尔乔自画像

韦尔乔 1964年生于哈尔滨，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医院副主任医师。

已出版著作：

- 《梦游手记》（三联书店）。
- 《人生的智慧》、《哲人的智慧》、《神圣的智慧》、《贤者的智慧》4种（香港三联书店）。
- 西方哲学漫画丛书《萌芽》、《探索》、《结晶》、《信仰》、《觉醒》、《解放》计6种（江苏教育出版）。
- 《圣爱·新画圣经》（春风文艺出版社）
- 《想并说着》、《说并做着》、《做并说着》、《思并辩着》4种（华夏出版社）。
- 《爽呆了》（百花文艺出版社）
- 《思想的芦苇》（春风文艺出版社）

为周国平文集《妞妞》、皮皮短篇小说集《全世界都八岁》和长篇小说《所谓先生》等配图。
现共出版图书计三十余种。



苗强，1964年生于沈阳，198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199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获哲学硕士学位，现在鲁迅美术学院任教。

上大学时开始诗歌创作，在《诗刊》、《星星》等杂志发表诗歌60余首。有作品入选《探索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等。有诗集《一条路失去两边的风景》（未出版）。并有小说和理论文字发表。

1999年，得了脑出血，患失语症，半身瘫痪。在康复期，完成了诗集《沉重的睡眠》（十四行诗102首）。

两个人，一本书

(代序)

你面前的这本书，实际上是两本，一本是画，一本是诗，两者有相等的分量，而且互不相干。两位作者之中一个是医生，另一个差点儿成了职业病人。他们以前互不认识，现在也没有见过面。然而，你就会看到这是两个同龄人的奇妙相遇——他们有着如此相象的精神气质，同样高度的文化修养，同样精绝的表达方式，同样的卡夫卡式的忧郁低徊的调子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热烈和阴暗，具象中强烈的抽象感，敏锐的感性背后不可忽略的哲理意味，直接、真诚的表达——这一切，当真传达出了整个人类的精神现实，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

尔乔是大家都熟的。

从他和王玉北合作的第一年起，十年以来，他那些精彩绝伦的西方哲理漫画两套六卷本（第三套三卷本也即将问世），以及以《圣经》为题材的《圣爱》，为著名学者、作家周国平的《妞妞》、小说家皮皮的短篇小说集《全世界都八岁》和长篇小说《所谓先生》等十余部文学作品所作的插图，还有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四卷本《西方智慧丛书》等三十余种书，为他赢得了盛名，引起了画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著名漫画家华君

武、丁聪、方成等，都对其作品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些作品最热烈的读者，大都是读过书的和正在读书的人——从这些画里面洋溢出来的高级文化品味，由于作者对于西方哲学、历史、美术、文学和音乐的深厚修养，被表现得浓郁而纯正，犹如芬芳的气息扑面而来，为你留下满手余香。

上面说到的这些画，是为文配画的，所谓“命题作文”，最能表现他的才情和文化底蕴；另一种，则完全是自娱式的，信手拈来的下意识流露，像比这本书早的，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梦游手记》。其实，论产生的年头，《梦游手记》远远早于他那些西方哲理漫画系列，但与读者见面，却是在十年之后。面前的这本《沉重的睡眠》，也是属于此列的。

这些画面，仿佛夜半无人时的自言自语，直接把作者内心深处的世界端出来——你可以看到，他更加无拘无束，更加放纵松弛，笔意不那么注重优雅，但富有内在的张力；明暗的处理也有别于以前的线描，阴暗和怪诞的气氛更加浓重。总之，一切画面因素都更加明确和着意，技巧亦较前期的作品更为老到，绝对是大手笔的小文章。你可能不会很喜欢它们，但无法不被其的魅力所吸引——乌云翻滚的夜色，优雅散步的幽灵，若隐若现的性，意味深长的树、墙、突兀的肢体，夸张怪异的人物，似有若无的情节——像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文字表达过的一样，这分明是一个隐喻的世界，非理性的诗，感觉和情绪表现得强烈、敏感甚至病态。心理医生也许会发现其中的病理学意义，而我们普通人，则一眼就能认出自己日常生活中被掩盖着的深渊——巨大的恐惧，焦虑，

孤独无助，伤害的威胁，死亡和疾病带来的噩梦，还有挥之不去的荒诞感。

“十年了，我一点都没变”，尔乔自己这么说。的确，他的这些画，在主题上和十年前还是一样，也许，这正是他生命最本真的状态。说来有趣，在某些方面，成功和盛名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帮助，该烦恼还烦恼，该“有病”还“有病”。朋友知道，对于他，是“骄傲使人进步”的，不免时时提醒，他现在也算得上是“大师”级的人物了，该牛不牛也不对。私下里，尔乔仿佛对自己也挺服气，有一次竟脱口而出：“天才，就是天才！”可是紧接着声音就小了下去，嘟嘟囔囔地顾左右而言他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自己的成就有一种惶愧不安，习惯用惊讶和自嘲的口吻向朋友报告那些“好得不能再好”的消息，像中央电视台给他和王玉北的那套书在“读书时间”上作了一个谈话节目；去年一月，在北京设计博物馆隆重举行了第二套三卷本《西方哲理漫画》的首发式、作品展及尔乔作品研讨会，《读书》、《书与人》、《方法》等数十家杂志社参加，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视及美国环球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同时进行了报道；今年，他还将在中央工艺美院举办他的个展……一个医生，在画坛上有了这样的成就，不可谓不辉煌，不可谓不令人瞩目。可从他嘴里道出来，这一切就不免都带有某种滑稽、荒诞的味道，好像是别人搞错了。当然，要是不知道尔乔为人赤子般的全无心机，八成以为这家伙怎么这么矫情呢！

尔乔多情，贾宝玉似的，也常常像贾宝玉似的在繁华热闹的时候突

然生出些悲凉来。可以想象，他喜欢成功给他展开的一道道“生活的大宴”(尔乔语)，但藏在他天性深处的什么却时不时提醒这一切的虚幻，提醒他还是十年前那个年轻医生，半夜两点巡行在医院的走廊里，恐惧地听着自己的心跳。大概就是这份虚幻感，使他不至于狂妄和膨胀，不至于落到别人曾经栽过的俗套里吧。

苗强则可能是第一次和你见面。

在此之前，他发表得更多的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文章——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美学研究生，鲁迅美术学院出色的美学教师。1999年3月31日，35岁的他突发脑出血，出血量达80毫升。开颅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但是当时，他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连记忆也丧失了。医生对他最乐观的宣判是：恢复个两三年以后，可能会借助手势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但，在他得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候，他开始了诗歌创作。这些病中十四行诗让你看到，苗强是个奇迹。这些诗也会使你相信，只有透过死亡和病痛，透过荒谬感，人才能抵达存在的深处，对自己有一个透彻的认识。擦肩而过的死神给了他一份丰厚的礼物。

这些诗看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内容：寓言、日常生活的写照、对病中自我的探寻、纯粹的哲理性思考。其中后两者占的数量是最大的，注定了他这本诗集的思辨气质。

“我感谢命运，它打击了我，然后又赠予了我。”苗强说。显然，命运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给了他一次机会，使他能够远离喧嚣，深入内

心，把自己作为沉思的对象，从容地观察、探究、拷问，并对沉思进行反思。在他的诗里，你看不到官能色彩、情感的泛滥和流荡，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些事——生命的虚无感，对死亡和疾病意义的反复追怀，对存在价值的固执追问。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思想者的全部内心生活，他的骄傲和绝望，迷惘和喜悦，隐喻般的梦境和意味荒诞的日常，颠倒了的价值，怀疑和惭愧……

凡是目光和思虑能够抓住的，在被深深地凝视之后，都被和谐地缠绕在他的笔下，有了对所有渴望究竟的知识分子而言的普遍性。读他的诗，仿佛在思辩的迷宫里路转峰回，且惊且喜——诗人将虚实的时空随意切换、折叠或打开，上天入地，甚至带你来到河外星系，让你的思绪也和他的一起摇曳生姿。你会一次又一次地惊讶和着迷——这些朴素放松、仿佛和你对坐谈心一样自然的诗句，怎么会容纳了这么厚重、这么丰富的东西呢？怎么会这么纯正又这么高贵，黄金般的呢？

就像苗强自己在后记里说过的，“我的语言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是跟以前的诗人身份有关。也就是说，我只有想着语言的炼金术，才能从失语症当中走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以每周二首左右的速度写出这些诗，他的语言以惊人的速度和质量回来了。苗强坚信，“语言比行为更重要”（病后日记）。写作就是他存在的最根本信念，写作过程就是追问的过程，就是赋予生命以意义的过程。说到家，是写作最终救了他。而苗强认为，和他的作品相比，他本人并不重要——

“……如果

我有幸看到 再过一千年一万年
我的诗还能存留于世间 那么是不是
谶语 以及作者是谁 都不重要了

这些诗选中我做它们的作者 纯属偶然”(第七十二首)

值得一提的是，敏感、阴郁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苗强的思想和创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苗强说，“读了卡夫卡的话，不管是什么话，我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回到我真正的自己，好像这一刻，我和卡夫卡是一个人似的……也许，写作的我是真实的我，近两年没写作了，我把真实的我给忘了，卡夫卡能让我想起我来”（病后日记）。

请在安静的深夜打开这本诗吧。如果你曾经对自己、对命运深思过，如果你曾在白昼和黑夜都品尝过孤寂和忧虑，如果生命的意义曾经困扰过你，那么这些诗就会一字一句地说出你自己难以言表的部分，它用单纯的语言表达出一个人对生活所有复杂的感受，又悲伤，又满意，平静得近乎残酷，让你心里涌起颤栗：

“我的生活是一种刑罚 有时采取
幸福的方式 所以幸福看起来
几乎唾手可得 可是看看它已经
毁了多少人 我出于一种本能
像躲避灾难一样躲避它 走着一条
不断使自己惊异的道路 也许
拒绝幸福是一种疾病 至少是一种

阴暗的心理 就像一棵大树的结疤
拒绝美丽 但是 这里面包含着
不幸的价值 包含着尼采式的肯定
这一切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背景 成为打击我 唾弃我 毁灭我
或者反过来说 鼓舞我 激励我
保佑我 甚至给我带来力量的东西”(第九十八首)

总之，不论尔乔的下意识的自我释放，还是苗强的有意识的自我探寻，其实都离不开那句镌刻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中的古老铭文——“认识你自己”。能把这些努力都化为艺术，应该是上帝对他们的格外眷顾吧。但，这就是人能走出的最远的地方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尔乔和苗强都在路上。

高岩 2001年12月23日，于鲁迅美术学院

—

下着雪 天地异常阴暗 没有风
没有人在外面走动 仿佛这个世界
一开始就下着雪 地老天荒 没完没了
这时候 有个邮差急匆匆地上路了
去告诉那远方的人 那患有怀乡病的人
告诉他雪的消息 不幸的消息 我躲在
玻璃窗后 厚厚的哈气 神情迷茫
那远方的人 那患有怀乡病的人
一旦得到消息 就会立刻赶回家乡
雪仍旧下着 想必落在他风尘仆仆的身上
他的眼睛和我躲在窗后的眼睛一样迷茫
雪仍旧下着 没完没了 地老天荒
这时候 有个邮差上路了（这个邮差是我）
去告知那患有怀乡病的人（患有怀乡病的人是我）

2000/11/25



二

我站在世界地图面前 就像一个
没有祖国的人 越过平静的大洋
巨浪的大洋 这一片片大陆
一个个岛屿 各国移民法规定
我不能久留 从日本岛到北美洲大陆
从北美到南美 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过客 看着澳大利亚的土著发呆
在好望角的沙滩上 我只逗留片刻
我在西班牙看斗牛 在英国喝茶
在德国读哲学听音乐 在斯德哥尔摩
寒冷的海滨不停地徘徊 最后
我又回到辽东半岛 在这里 我仍然
呆不长久 站在世界地图面前
我总是心潮澎湃 像一个没有祖国的人

2000/11/26



三

我过去的作品好像我的遗作
我的头脑不能进入它们 它们
对世界的阐释因此毫无意义 疾病
在我身上开展了一种虚无主义的运动
方兴未艾 起初“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没有上帝 没有光
只有我 我还活着 还作为一个东西
存在着 但是常常把死亡看轻
把以往的一切努力看成徒劳 除非
外星还有另一种生物 另一种活法
才让我心安 当我抚摸我的诗集
和小说集时 像盲人抚摸自己的
两只手 一只摸着另一只 旋即分开
矜持而冷漠 像两条相忘于江湖的鱼

2000/11/29